

周作人等 著

楊貴妃

的子孙

中国
国际广播出版社

周作人等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杨贵妃的子孙 / 周作人等著. —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11.1

ISBN 978-7-5078-3308-9

I. ①杨… II. ①周… III. ①中国—古代史—隋唐时代—通俗读物②中国—古代史—五代(907~960)—通俗读物
IV. ①K24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33441号

杨贵妃的子孙

著 者	周作人 等
责任编辑	刘东成
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
责任校对	徐秀英
出版发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83139469 83139489[传真])
社 址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 (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 100866
网 址	www.chir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环球印刷 (北京) 有限公司
开 本	640 × 940 1/16
字 数	190 千字
印 张	18.5
版 次	2011 年 1 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11 年 1 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78-3308-9 / I · 188
定 价	36.00 元

国际广播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目录

杨隋宫闹	〔金性尧〕 1
两面派杨广	〔李庚辰〕 8
木兰的悲剧	〔舒芜〕 10
唐朝的天空	〔李国文〕 13
唐朝的「苦迭打」	〔李国文〕 26
唐朝的谎话政治	〔李国文〕 39
六骏踪迹	〔杨闻宇〕 50
试说武则天	〔金克木〕 56
病中读史	〔冀沅〕 61
后武则天时代	〔金性尧〕 68
奇罕的圆	〔赵剑敏〕 78
色空非空	〔赵剑敏〕 88
杨贵妃的子孙	〔周作人〕 100

李輔國之死	〔金性尧〕	103
长安城鬧虎	〔李國文〕	105
名义	〔扬之水〕	118
为渊驱鱼的黄巢	〔金性尧〕	121
从朱三到梁太祖	〔金性尧〕	126
倔强与妩媚	〔李乔〕	132
李林甫「打内堂」	〔李庚辰〕	135
中国文学排行榜的滥觞	〔李國文〕	138
夕阳红树照乌伤	〔王充闾〕	148
诗人之达者——高适	〔孙荣〕	165
功名只向马上取——岑参	〔孙荣〕	183
杜甫与李白	〔金性尧〕	206
两个姑母	〔冯至〕	211

剑器	「欧阳予倩」	214
贾岛的创作态度	「邓拓」	219
独钓寒江雪	「李元洛」	222
烟花三月下扬州	「李元洛」	240
《夜宴图》与韩熙载	「台静农」	245
唐朝的胃口	「李国文」	253
去吉木萨尔	「李冯」	264

杨隋宫闱

金性尧

杨隋立国，只有两朝，前后三十八年，然而猜忌，仇恨，陷害，杀戮，一直是一浪推着一浪，加上欲海的浪花，更激化了宫闱的杀机，终至父亲死在儿子身上，皇帝死在叛将手里。

隋文帝杨坚，有子五人，都是独孤皇后所生，因为独孤悍妒，后宫只得不生育。

这五人是原太子杨勇、晋王杨广（即炀帝）、秦王杨俊、蜀王杨秀、汉王杨谅。他们都是身强力壮，却没有一个善终。

杨勇为人，还算宽厚坦率，随性任情，不善矫饰。他得到一副蜀地的铠甲，加了些文饰，这在一般将领，也是很平常的事情。不想文帝见了，大为不快，认为这会引出奢侈的习气，发了一通“天道无亲，唯德是与”的教训，还赐杨勇一把刀子，要他体会父亲之心。

杨广为晋王时，却是城府深严，矫情饰貌，因而被称为“仁孝”。文帝到晋王府中，看到乐器的丝弦多有断绝，上面还有灰尘，像是不在使用，觉得晋王不爱声伎，颇为赞赏。杨广观猎遇雨，侍从给他油衣，他说：“士卒皆沾湿，我独衣此乎？”其实，他在日常享用上，高出于士卒，也是情理之常，故《隋书》于杨勇称其“无矫饰之行”，于杨广称其“尤自矫饰”。

但文帝却对杨勇有了成见，更重要的，还由于独孤后对杨勇的憎恶。

杨勇多内宠，尤爱昭训（皇太子之妾）云氏，而为独孤后所聘的妃子元氏却失宠，这更使善妒的独孤后不高兴。元氏又因心疾，二日而卒，独孤后疑心有意外。杨广知道后，更加做作，姬妾不过挂名，自己只与萧妃共处。每从扬州来朝，车马侍从，力求俭省，接待朝臣，恭敬有礼。但杨勇见母亲，从未说过杨广的坏话，杨广见母亲，总是说太子在忌恨他。

杨广将回扬州，入内辞行，跪着进言，泣不能起，说是太子要陷害他，因而心里非常害怕。这一来，更挑起独孤的心火，忿然说：“眦地伐（杨勇之字）渐不可耐，我为伊索得元家女，望隆基业，竟不闻作夫妻，专宠阿云，便有如许豚犬（指云氏所生儿子）。前新妇本无病痛，忽尔暴亡，遣人投药，致此天逝。事已如是，我亦不能穷治，何因复于汝处发如此意？我在尚尔，我死后，当鱼肉汝乎？每思东宫竟无正嫡，至尊千秋万岁之后，遣汝等兄弟向阿云儿前再拜问讯，此是几许大苦痛耶！’晋王又拜，呜咽不能止，皇后亦

悲不自胜。”（《隋书·杨勇传》）

这一段，是《隋书》故意描摹妇人的口气，文字浅显而生动，像民间婆婆骂不顺心的媳妇那样，而废太子之意也更坚决了。

这中间，还有两个极重要的关键人物，就是杨素及其弟杨约。杨素如果搬到舞台上，就是一个曹操型的大花脸。

杨素曾先向独孤后微称晋王“孝悌恭俭，有类至尊”。独孤闻而泣曰：“公言是也。”独孤为什么要闻而哭泣，不就因为打动了她的心事？于是杨素又盛言太子不才，独孤便以黄金相赠。

杨勇也得知自己将被废黜，却计无所出。这时他的周围，都是独孤和杨广派遣的亲信，事无大小，皆须报与独孤，原有的太子府中的精锐卫兵，也被撤离。

杨勇终于被废，杨广进入东宫。杨勇想向老父申诉委屈，却遭阻止。文帝暴崩（详后），杨广又伪造敕书，赐杨勇死，这原是意料之中。杨勇有十个儿子，长子杨俨，被毒死，其余九个，充军到岭外，到了所在地后，一个个都被杀死。

秦王杨俊，也多内宠，其妃崔氏，也是奇妒，竟在瓜中下毒，却没有毒死，但从此得病，后来又受到文帝的严词谴责，惊惭之余，就此死了，“上（指文帝）哭之数声而已”。这也是《隋书》故意写文帝的冷酷，看来为文帝喜爱的只有杨广，文帝何苦而引火烧身呢？

接下来是蜀王杨秀因心怀不平而被幽禁，受株连者一百余人，后来死于江都之变。汉王杨谅，因杨秀被幽禁而起兵

造反，炀帝派杨素追击，杨谅兵败而降，廷臣欲以死罪处杨谅，炀帝却这样说：“朕终鲜兄弟，情不忍言，欲屈法恕谅一死。”这一回，不知炀帝怎么忽然会想起骨肉之情，难道真是为了博取仁爱孝悌之名么？但杨谅最后也死于禁所。

上面写的骨肉相残故事，都是杨家的第二代，杨谅死于文帝逝世之后，为了行文之便，便串连在一起。如果事件只限于第二代之间，我们还不能看到炀帝的全副心肠，现在就要说一说第一代文帝这条命是怎样断送的？

《隋书·后妃传》云：独孤后卒后，“宣华夫人陈氏、容华夫人蔡氏俱有宠，上（文帝）颇惑之，由是发疾。及危笃，谓侍者曰：‘使皇后在，吾不及此’云。”似文帝之发病，由于纵欲。本纪云：仁寿四年（604年）秋七月，“甲辰，上以疾甚，卧于仁寿宫，与百僚辞诀，并握手歔歔。丁未，崩于太宝殿，时年六十四。”那还是病死善终的。

可是看看杨勇传，就大不同了：“高祖寝疾于仁寿宫，征皇太子（指杨广）入侍医药，而奸乱宫闱，事闻于高祖。高祖抵床曰：‘枉废我儿！’因遣追勇。未及发使，高祖暴崩，秘不发丧。”这就是说，文帝听到“奸乱宫闱”的消息，已懊悔不该废黜太子杨勇，要想将他召回，不想却“暴崩”了。只是说得含糊。

据《宣华夫人传》：^①文帝在仁寿宫卧疾时，宣华与杨广一同护侍。天亮出宫更衣时，为杨广“所逼”，被她拒绝。

① 杨广欲夺太子之位时，曾向宣华夫人送过金蛇、金驼等物，以取媚于宣华，故太子废立之际，宣华也出过力。

回到仁寿宫，文帝见她神色异常，便问其故，夫人恻然曰：“太子无礼。”文帝怒曰：“畜生何足付大事，独孤诚误我！”于是呼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岩曰：“召我儿！”柳述等将呼杨广，文帝纠正说：“勇也。”述、岩出阁写敕书讫，示左仆射杨素，杨素马上告诉杨广，杨广急遣左庶子张衡入寝殿，张衡便叫宣华和其他侍候的人都出去，“俄闻上崩，而未发丧也。夫人与诸后宫相顾曰：‘事变矣！’皆色动股慄”。从宣华受惊的反应上，不难想见当时的恐怖气氛。

《通鉴》卷一百八十，考异引马总《通历》云：文帝“遽令召勇，杨素秘不宣，乃屏左右，令张衡入拉（活活摧折）帝，血溅屏风，冤痛之声闻于外，崩”。这是文帝被害的具体情节，为正史所未载。文帝责怪独孤，其实主要应怪他自己。

在这场骇人的血腥的大政变中，为杨广奏大功的又是这个杨素。可是杨素晚年，又为杨广所忌，“外示殊礼，内情甚薄”。杨素患病时，就不肯服药，甚至对其弟杨约说：“我岂须更活耶！”他死后七年，其子杨玄感便起兵谋反了。

张衡后来亦为杨广所恶，广见衡没有消瘦，认为衡不念自己过错，说：“公甚肥泽，宜且还郡。”即是要他到榆林郡，后又赐他自尽于家，临死大声说：“我为人作何物事，而望久活！”张衡被赐死的原因，则是其妄声张，说张衡怀怨恨，“谤讪朝政”。

再看看杨广与自己儿子杨暕（小字阿孩）的关系，也是一直在相互猜忌提防着。

杨广在江都时，宇文化及举兵反，杨广闻得兵变声，便

对萧后说：“得非阿孩耶？”他误以为杨暕会学他的样子来杀害父亲。后来宇文弼来捕杨暕，暕也以为是杨广来捕他，便说：“诏使且缓，儿不负国家。”所以，杨暕被宇文弼及所斩时，竟然不知是谁在杀他。即是说，杨广父子之间也一直互相猜疑，而都有戒心。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九，于题目书“炀帝”^①，正文称为“逆广”，并云：“凡六代不肖之主，皆仍称其帝，篇内独称炀帝曰逆广，以其与刘劼同其复载不容之罪^②，且时无夷狄割据，不必伸广以明正统。”他对文帝，也批评得很严厉，认为文帝以虚伪笼天下，炀帝以伪人而得其偏宠。

《隋书·炀帝纪》的末段，已有六百字对炀帝的贬责，后于史臣评语中，又有相近的字数历诉其种种过失，加在一起，已越一千字，其中还有天作孽，自作孽的话，又说：“遂以万乘之尊，死于一夫之手。亿兆靡感恩之士，九牧无勤王之师。”为炀帝着想，这话倒也很痛心的。

这些在正史的本纪中是极少见的。正史对无道的帝王也有贬词，但说得很婉转温和，中间常伴随几句好话，《炀帝纪》除开头“炀帝爱在弱龄，早有令闻”六句外，全是责罚之词，而且连篇累牍。史臣都是士大夫，其间难免有士大夫的偏见与意气，如王夫之，正统观就很深固，但这毕竟是次要的，主要的一面，还是客观的，反映了是非之见。用今天的眼光来看隋炀帝，固然应该给他一个公正的历史评价，但

① 谥法：好内远礼、淫不守正曰炀。后来金海陵王死后亦曰炀王。

② 刘劼，南朝宋文帝子，曾杀其父而自立，史称元凶。

他的那些连锁性的恶，仍然不能抵消。恶有大小，他是大的。我这样说，并没有受小说或正统的影响。

帝王好色，史不绝书，原不必多费纸墨，但杨广之杀害他的父亲，显然为了陈氏、蔡氏之故，这就与一般宫闱间的“乱伦”不同。由于独孤之妒，文帝的后宫，见于史传的，只有陈、蔡二人，而炀帝都要取为己有。

从史料上看，杨广的太子名位已经到手，文帝又已病重，他侍候身边，文帝对他并无猜忌之意，而他却因陈、蔡之故下此毒手。不论古今，残忍是得不到百分之几的宽恕的。武则天的隐私方面，我们可以搁一搁，但她性格上手段上的残忍，有几个人能够原谅？王夫之称为“逆广”，固然出于正统观点，但如放在今天，也还要叫他逆子的。是非之辨，或有因时代的变化而改变的，也有历古今而依然分明的。

两面派杨广

李庚辰

隋炀帝杨广以荒淫残暴闻名。殊不知，他还是个典型的两面派。

据史料记载：他老爹隋文帝杨坚还算是一个比较俭朴的皇帝，不仅自奉有节，还告诫太子杨勇：“自古帝王未有好奢侈而能长久者。”

杨广原本是穷奢极欲、荒淫无度的家伙，声色犬马无所不好，娇妻美女充满别室。但因为父皇老子倡廉恶奢，为了讨他老爹高兴，更为了取他哥哥杨勇的太子地位而代之，便刻意矫饰，挖空心思装样子骗取他老子的信任。为了假装不恋女色，他表面上只与萧妃同住，暗地里则一塌糊涂。他打听到文帝要到住所察看，急忙将美妾隐藏起来，只留几个穿粗布衣服的老嫗在身旁伺候；还故意将乐器上弄满尘土，用以证明他不喜声乐，并非玩物丧志之辈。

由于他装得很像，加上他收买后宫，有皇上宠幸的妃子不

断地在文帝面前为他涂脂抹粉，同时又为他在不断地诋毁太子杨勇。这样日夕浸染，假作真时真亦假，文帝就逐渐地疏远了杨勇而信任了杨广，以至将太子杨勇废掉，把杨广立作太子。要不是阴差阳错使杨广篡权阴谋败露，要不是在他老爹病中他居然趁火打劫要强奸他老爹的爱妾陈夫人，隋文帝怕是到死也看不出杨广两面派的真面目的。然而，到了这时候一切都晚了，只剩下一口气的隋文帝已对杨广无可奈何。

杨广耍两面派的一大特点是对行骗对象吃得很准。他了解了他老爹喜欢俭朴，厌恶奢侈；喜欢励精图治，厌恶沉醉淫乐，便绞尽脑汁极有针对性地把自已打扮成他老爹理想中的人物。同时他也很善于利用别人为自己造势，以至于不惜收买后宫，通过妃嫔之口美化打扮自己。他这一鬼花招与唐太宗的太子承乾有异曲同工之妙。承乾也是个喜欢声色犬马之徒，唐太宗讨厌的恰恰就是这一套，他也就用两面手法来瞒和骗，甚至“对官臣常论忠孝，或至于涕泣”，而一“退归官中，则与群小相褻狎”，人前人后，外表内里，完全判若两人。

然而，不怕两面派，就怕不识两面派。对于同是太子耍两面派，唐太宗和隋文帝就有不同的办法和结果。太宗不时派人去考察和规谏太子，这就比较做到了心中有数。一旦太子图谋不轨，立即有人报告，因而能够采取断然措施。隋文帝虽也曾察看太子行状，但不够深入，走马观花，以致被假象蒙蔽。

不被两面派行为所蒙蔽，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无论对任何人，都是十分重要的！

木兰的悲剧

舒 芜

《木兰诗》里说的木兰故事，是喜剧结局：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十年百战，奏凯回朝，面见天子，不愿受尚书郎之赏，只要求回家省亲，到家后换回女装，“出门看伙伴，伙伴皆惊惶，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故事就这样结束。以后的事，诗里没有说，读者大概认为，木兰本来只是心疼老父，代他去受军役之苦，不是自己要去建功立业，现在老父无恙，自己生还，所愿已遂，那么今后也就是平平常常地过一个平常女人的生活吧。

这个著名的故事，反正只是一个浪漫的传说，究竟有多少真实性，经不起仔细推敲。但是，故事的结局，却有另一种传说：说是木兰姓魏，生于隋炀帝时，亳之谯人，她女扮男装，替父从军，与《木兰诗》同，可是她回家换回女装，使伙伴们大吃一惊之后，那些伙伴们回朝，将这宗奇事奏报炀帝。炀帝将木兰召回京都来见，这个著名的荒淫皇帝便要

把木兰纳入后宫，做一名嫔妃。木兰坚不肯从。炀帝强逼不已，木兰只好自杀。还说是炀帝“惊悯”，追赠木兰为“孝烈将军”，木兰家乡人立了“孝烈将军庙”，每年四月八日致祭，据说这是木兰的生日，云云。明人朱国桢《涌幢小品》卷二十一记着这条传说。

《木兰诗》大约是隋代或唐代之作，所以说木兰是隋炀帝时人，没有什么矛盾。《木兰诗》中未言木兰何姓，今多以为姓花，其实是明人徐渭的《四声猿》传奇才给她安上这个姓，此外说姓朱姓魏的都有，也都是后起的传说。木兰的籍贯，更是众说纷纭，其中《清一统志》以为木兰姓魏，颍州谯郡城东魏村人，与朱国桢所记之说相合。可知朱国桢虽是明朝人，距隋代已远，但是他的记载是有根据的，就是说，谯人以木兰为本地人，立有“孝烈将军庙”来纪念她的悲剧的结局，这些都是事实。我们不必把它当作历史来考证，我们可以从传说的流行中来看人民的心态。

什么是人民的心态？就是看透了皇帝的淫威之下，即使有木兰那样的奇女子出现，也逃不脱——或者说更逃不脱皇帝的性玩弄和性迫害，这就是那个传说出现和流行的原因。

我不记得何年在何处看过一出地方戏：演的是某朝某次征战得胜，七八位将军戎装奏凯，站成一排，一员战功最高的白袍小将站在排头。皇帝派了太监来宣读圣旨，论功行赏，一个个封侯拜相。本来理该首膺上赏的那员白袍小将，不知为什么反而名列最末，观众心里已经纳闷，宣布下来更叫人吃了一惊，竟然是封为某某官贵妃，原来那是一位女扮男装的将军，被皇帝识破了。下一场，众将军面见皇帝谢